

学校编码: 10384

分类号_____密级_____

学号: 25520131152266

UDC_____

厦门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新特征及启示

——基于产品内分工和聚类分析的研究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and revelation of Japan's FDI to
ASEAN

王艺蓉

指导教师姓名: 王勤 教授

专业名称: 世界经济

论文提交日期: 2016年 月

论文答辩时间: 2016年 月

学位授予日期: 2016年 月

答辩委员会主席: _____

评阅人: _____

2016年 月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研究成果。本人在论文写作中参考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均在文中以适当方式明确标明,并符合法律规范和《厦门大学研究生学术活动规范(试行)》。

另外,该学位论文为()课题(组)的研究成果,获得()课题(组)经费或实验室的资助,在()实验室完成。(请在以上括号内填写课题或课题组负责人或实验室名称,未有此项声明内容的,可以不作特别声明。)

声明人(签名):

年 月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著作权使用声明

本人同意厦门大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等规定保留和使用此学位论文，并向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学位论文（包括纸质版和电子版），允许学位论文进入厦门大学图书馆及其数据库被查阅、借阅。本人同意厦门大学将学位论文加入全国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共建单位数据库进行检索，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采用影印、缩印或者其它方式合理复制学位论文。

本学位论文属于：

1. 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查核定的保密学位论文，于 年 月 日解密，解密后适用上述授权。

2. 不保密，适用上述授权。

（请在以上相应括号内打“√”或填上相应内容。保密学位论文应是已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定过的学位论文，未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定的学位论文均为公开学位论文。此声明栏不填写的，默认为公开学位论文，均适用上述授权。）

声明人（签名）：

年 月

摘 要

长期以来，东盟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有重要地位。近年，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迅速扩大，并呈现出一系列新的变化。本文借鉴和运用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阐述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历史过程，分析日本对东盟制造业投资的新特点，探讨近年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新动向。

本文首先从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历史梳理开始，透过直接投资流量、国别分布、投资行业以及日本-东盟自贸区建设等方面，对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现状进行分析；其次，使用产业结构相似系数、产业内贸易指数、产品内垂直专业化方法（VS）等产品内分工的测量方法，以泰国-柬埔寨汽车制造业为例，具体到 SITC 5 位数中间投入品和最终产品，验证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出现的产品内垂直分工这一新特征；再次，使用聚类分析中的类平均系统聚类法和 K-均值动态聚类法，对东盟国家按照国内经济增长指标、对外贸易和直接投资指标进行聚类，并结合其它指标（如区域经济一体化、基础设施、人力成本以及区域发展不平衡等）分析各国区位因素；最后，通过投资流量、区域分布和投资结合度，对中国与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进行比较分析，借鉴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的经验，提出进一步加快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日本-东盟；直接投资；产品内分工；聚类分析

Abstract

The ASEAN occupies an important place in the FDI of Japan. In recent years, Japan's FDI to the ASEAN is expanding rapidly, as well as a series of new changes is emerging.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contemporary theories of FDI, begins with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FDI to the ASEAN from Japan, analyzing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s FDI to the ASEAN in recent years.

Firstly, beginning with the history of Japan's FDI to the ASEAN, interpret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Japan's FDI to the ASEAN, by analyzing the FDI flow,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industry distribution and Japan – ASEAN free trade agreement. Secondly, using the similar coeffici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intra-industry trade index, the method of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within product (VS and VSS), with a case study of the automobile manufacturing between Thailand and Cambodia. Meanwhile, using the method of cluster analysis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method and K-means clustering method) separates the ASEAN countr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omestic economic growth, foreign trade and FDI, analyzing other location factors (such as the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the Infrastructure, the labor costs and the un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Finally, by comparing the FDI flow, regional distribution and the investment combination towards the ASEAN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using Japan for reference, puts forward several suggestions on China's FDI toward the ASEAN.

Key Words: Japan-ASEA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 Cluster Analysis

目录	
摘要.....	I
Abstract.....	II
第一章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2
1.3 论文框架及方法.....	6
第二章 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历史与现状.....	8
2.1 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的阶段.....	8
2.2 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的现状.....	10
第三章 近年日本对东盟制造业投资的新特征.....	16
3.1 日本对东盟制造业投资的地区变化.....	16
3.1.1 泰国是日本在东盟制造业投资的中心.....	16
3.1.2 运输机械制造业由泰国向周边邻国老挝和柬埔寨拓展.....	16
3.1.3 家电、办公用电子制造业向越南和菲律宾增设据点.....	18
3.1.4 加大对缅甸的轻工制造业投资力度.....	20
3.2 日本对东盟制造业投资的产品内垂直分工.....	21
3.2.1 产品内垂直分工的理论测量方法.....	21
3.2.2 以泰国-柬埔寨为例进行产品内分工的实际测量.....	23
第四章 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区位因素的聚类分析.....	27
4.1 聚类分析的基本理论与数学推导.....	27
4.1.1 系统聚类法.....	27
4.1.2 动态聚类法.....	28

4.2 按照国内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投资的聚类分析	30
4.2.1 使用类平均法对东盟内部经济和增长指标聚类	30
4.2.2 使用 K-均值聚类法对东盟国家按照对外贸易和直接投资指标聚类	33
4.3 其它区位因素分析	36
4.3.1 东盟区域一体化的发展	36
4.3.2 交通和基础设施的完善	38
4.3.3 人力成本变动导致投资条件变化	39
4.3.4 东盟区域内发展不平衡影响投资流向	41
第五章 中日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比较及启示	43
5.1 中日对东盟直接投资现状的比较	43
5.1.1 中国与日本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流量比较	43
5.1.2 日本、中国与东盟的直接投资结合度比较	44
5.2 中国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45
5.2.1 多点布局与重点投资相结合	45
5.2.2 重点投资产业——基础设施建设	47
5.2.3 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协同发展	48
5.2.4 完善融资渠道，金融先行	49
参考文献	51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53
附录	54
致谢	58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长期以来，东盟在日本的对外贸易和投资中占有重要地位，制造业是日本在东盟直接投资的传统和主导产业。2011 年以来，日本对东盟国家的投资迅速扩大，日本在东盟的制造业投资呈现出一系列新特点，日本在东盟直接投资的格局变化，自然引起人们的关注。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国际分工形式经历了从产业间分工到产业内分工、再到产品内分工的过程，日本和东盟国家在区域产业分工的地位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二战后到 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与东盟国家之间形成了工业制成品和初级产品的产业间分工格局。20 世纪 70 年代到 90 年代，日本向海外转移边际产业，东盟国家相继开始实施出口导向战略，承接由日本转移的边际产业，形成了日本、东亚新兴工业国、东盟和中国进行梯度转移的“雁阵模式”，在此基础上日本与东盟国家在工业制成品部门内部的分工得到快速发展。近年来，以产品内分工为基础的区域生产网络和产品价值链迅速形成与发展，日本与东盟国家成为这一生产网络的重要节点。日本在东盟国家的产业分工逐渐从最终产品层面深入到零部件或半成品等，汽车制造、电子制造等传统投资行业和地区的产业链进一步分化，中间产品的贸易不断扩大。

由于区域产业分工格局和投资环境的变迁，日本在东盟国家制造业投资的区域布局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主要表现为：泰国仍然是日本在东盟制造业投资分布最集中的地区，日本对泰国制造业投资占日本对东盟制造业直接投资总额的 1/3 以上；日资企业开始向泰国在湄公河流域的邻国老挝、柬埔寨进行投资，逐步形成一个湄公河流域跨国界的产业集群；日本家电、办公设备企业将技术含量较高的核心部件生产仍然留在中国，开始将原先位于珠三角的部分生产线和工厂转移到了越南和菲律宾，以实现产品内不同生产环节的分工；由于缅甸政局和投资环境的变化，日本免除了缅甸的巨额债务，加大了对缅甸官方发展援助，加快

了对缅甸纺织、制鞋等劳动密集型轻工业的投资。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随着东亚地区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区域生产网络和价值链正处于调整和重塑中。美国极力推动制造业回流，日元持续贬值使得日本制造业回流迹象初显，一些日本企业开始实施“日本制造”政策，将在国外生产的某些商品特别是电子电器产品的生产基地转移至日本本土，这将影响新一轮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亚洲仍是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地区之一，日本企业将调整其在亚洲的投资布局，东盟国家仍将是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地区。近年来，中国对东盟国家的投资迅速扩大，许多中国企业积极调整投资经营战略，加大对该地区新兴市场的投资，东盟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热点地区。相对于日本，我国在东盟国家的投资起步较晚，成功案例不多，投资经验不足。因此，面对日本对东盟国家投资战略的调整，如何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对我国实施国际产能合作和鼓励企业“走出去”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随着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迅速扩大，并呈现出一系列新的变化，国内外学界对这一地区投资研究日益重视，涌现不少研究成果，相关国内外文献主要集中于日本直接投资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

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桥大学小岛清教授提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该理论主要依据国际贸易比较成本和比较利润，该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对外投资应该从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将要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依次进行。其中，在对外投资区位（国家）的选择上，该理论主张选择在国际分工中处于更低阶的国家和地区，并且主张跟随比较成本变化，从技术日趋成熟和标准化的技术开始按序进行。在对外投资产业上，该理论主张应当选择在本国处于比较劣势而在东道国又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这样有利于投资国集中力量发展本国的优势产业，将边际产业向国外转移，促进本国产业升级，获得动态的比较竞争优势，同时通过投资将新的生产函数移植到东道国，有助于东道国产业发展。^①实际上，当前部分产品技术

^① 小岛清（日）.《对外贸易论》，周宝廉译，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环节从日本在东盟直接投资的原始核心区域（如泰国）向产业发展水平更低的老挝、柬埔寨等转移，虽然是产品内垂直分工，但本质仍然遵循“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因为产品中的部分具有标准化成熟技术并且对人力资本比较敏感的的加工环节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直接投资东道国已经成为边际产业（比较劣势），而在劳动力价格较低的其它东盟国家仍然具有比较优势。

邓宁（1977）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一国的跨国经营活动有三种形式：出口、许可生产、对外直接投资，并且这三种国际化的程度是依次递增的。所有权特定优势以及内部化优势都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一国企业选择对外投资是该企业具有的所有权特定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这三方面优势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区位优势因素包括东道国的软环境和硬环境。所有权特定优势、内部化优势是属于来自投资国的动力因素，区位优势因素是属于来自东道国的引力因素。^① 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从综合因素的角度对国际投资进行研究，强调了区位的重要性。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阿利伯(1970)提出国际投资活动源于资本化率差异的资本化率理论，认为资本化率是使收益流量资本化的程度，其大小等于资产价值除以资产收益流量。资本化率与一国货币的强弱有关，二者正向关系，由于国与国之间资本化率的差异，强币国的筹资成本低，资本化率高，同等收益情况下形成更高的资产价值，在东道国资产收购中处于优势地位，因此致使国际直接投资从强币国向弱币国流动。^② 阿利伯的资本化率理论，是从金融因素的角度对国际投资进行的研究。

关于日本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的效应，李迎旭、田中景（2013）选取日本与东盟 1965-2010 年的数据，使用时间序列的协整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得到了日本和东盟产业级差的存在，即日本和东盟的投资和出口之间具有互补性。^③ 长期看，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对东盟与日本间的进出口具有创造效应。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看，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对东盟从日本的进口均具有正向支持的作用，日

^① John. H. Dunning. 1977. Trade, 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the MNE: A Search for an Eclectic Approach, in B. Ohlin ed, International Al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Holms & Meier.

^② Aliber, Robert Z. (1970), A Theor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in Kindleberger, C.P.(ed.)The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③ 李迎旭,田中景. 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J]. 日本研究,2013(1):12-16

本通过对失去优势的边际产业以及资源型产业,对人力资本成本敏感的标准化生产加工企业向东盟的转移,使东盟成为日本在亚洲的重要生产基地的同时,也成为日本重要出口区域。

Jones, R.W. 和 Kierzkowski, H(2001)提出,所谓产业分散化(fragmentation)是指原本在某一地区进行的生产工程被分解成多个生产团块(block),各生产团块分别在不同的具备更适合生产条件的地区进行生产。^①在此基础上,Deardorff(2011)提出了产业分散化中的产品内垂直分工的概念,产品内垂直分工即某一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不同环节通过空间分散化过程形成的跨国性生产体系。^②如果垂直型 FDI 实现的是同一产品的不同环节在各国的布局,可以将其理解为产品内分工。具体来讲,随着国际分工深化到产品内部,发达国家对自身核心竞争力进行重新定位,通过跨国公司生产体系的纵向分离,将重心集中在产品的研发、设计和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同时将生产制造等低附加值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形成了某一产品不同工序或环节在空间上分布在不同国家的格局。^③

生产的标准化推进了产品内分工,产品内分工的实质是某一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不同环节通过空间分散化过程形成的跨国性生产体系。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转移是当今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方式,国际分工从产业间深化到产业内不同产品,再从产业内不同产品深化到同一产品的不同工序。产品内分工兴起的原因,一方面,将同一产品的不同环节依据要素投入比例的差异布局在相应的具有禀赋优势的地区,可以充分利用丰裕的生产要素从而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同一产品不同环节的最佳生产规模往往是不同的,当产品内分工变得可行时,企业可以依据不同生产环节相应的最佳规模进行生产以节省成本,在世界范围内布局生产,发挥不同环节的规模经济,可以提高竞争力。

产品内分工实现的前提是非核心生产环节的标准化,包括质量、性能和技术参数标准化,进入壁垒较低以及国际物流的发展。产业间分工是由要素差异和相

^① Jones, R. W. and H. Kierzkowski, 2001, "Globalization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International Fragmentation", Money, Capital Mobility and Trade: Essays in Honor of Robert A. Mundell. MA: MIT Press, pp.365-83.

^② Deardorff, Alan V. 2011, Fragmentation in simple trade models,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Vol. 12, pp. 121-137

^③ 张少军,刘志彪. 全球价值链模式的产业转移[J]. 中国工业经济,2009(11):5-15

对价格差异决定的国际分工,产品内分工是产品价值链片段催化形成的国际分工,是不同要素密集环节的转移而非完整价值链的转移,由于产品存在高附加值部分和低附加值部分,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根据各国在产品价值链片段上的要素禀赋差异形成国际一体化生产布局。产业转移模式从“零散分布”转向“集群化”,由跨国公司组织的国际分工可能导致大区域离散和小区域集聚的特征,导致集群内的企业分化,即领先公司放弃或者弱化非核心的经济活动,竞争力进一步提升,而使从属公司为其提供相关服务,提高辐射带动作用,企业间的相互依赖程度更强。

Ethier(1982)、Ishii 和 Yi(1997)、卢峰(2004)提出利用规模经济来解释产品内分工的动因,认为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是新贸易理论的基本特征,也可以用来分析产品内分工与贸易。^① 没有实行产品内国际分工时,无法实现每个工序的最优规模,也就无法达到最大的规模经济效益,而当这些不同生产工序可以分离时,理论上各个阶段均可以实现规模经济,这样总体上就比不分割生产时更节约生产费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其中, Ethier(1982)认为产品内国际分工为零部件的规模生产提供了可能,因此,规模经济和贸易自由化构成了产品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基础; Ishii 和 Yi(1997)以及国内学者卢峰(2004)则考虑更全面,既有比较优势也有规模经济,前者决定了不同生产阶段国别的分工结构,后者则强化了这种分工。也有学者从市场结构的角度来分析,如 Egger 和 Falkinger (2006)的研究认为在存在差异产品生产和中间品市场的垄断竞争情况下,产品内分工与贸易是否存在主要取决于是否能获得规模经济。^② Chen,Ishikawa 和 Yu(2014)利用异质双寡头垄断模型考察本国与外国企业对中间投入品的选择行为,假定本国企业与外国企业都使用相同的中间投入品生产最终产品,并且外国企业生产中间投入品的技术水平更高,在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下,本国企业会选择从外国企业购买中间投入品而不是自己生产。这样,本国企业就相当于将中间投入品的生产外

^① Ethier W J.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returns to scale in the moder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2: 389-405; Ishii J, Yi K M. The growth of world trade[R]. USA: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1997.; 卢峰. 产品内分工[J]. 经济学. 2004, 4(001): 55-82

^② Egger H, Falkinger J. The role of public infrastructure and subsidies for firm lo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6, 50(8): 1993-2015.

包了，产品内国际分工也就产生了。^①

柯颖、黄思源（2013）使用相似系数，衡量处在产业链不同位置的制造业区域的产业结构趋同水平，提出在产品内垂直分工中，需要注意产业内布局趋同的因素。^② 一般而言，处在产业链不同位置节点，其产业结构应该存在较大的差异，互补性较强，而处在产业链相似位置上的生产区域一般资源禀赋差异不大。那么区域之间，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需要注意产业布局中的雷同和重叠现象，以免影响资源的优化配置，注意防止争夺物资和资金的局面，妨碍整体资源利用效率和规模经济效益的发挥。

1.3 论文框架及方法

本文运用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阐述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历史过程，分析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新特点，探讨近年日本对东盟制造业投资的新动向，并对中国与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进行比较梳理，进而提出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全文共分为五章。

第一章为绪论，论述研究背景和意义、国内外文献综述和研究方法；第二章阐述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历史与现状。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可以分为二战后“赔偿外交”、20世纪70年代资源型投资、广场协议以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投资、20世纪末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与恢复、2011年以来产品内垂直分工等阶段，并就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流量、国别分布、投资行业以及日本-东盟自贸区建设等方面进行现状分析。第三章分析近年日本对东盟制造业投资的新特征，主要表现为运输机械制造业由泰国向邻国老挝和柬埔寨扩展，家电、办公用电子制造业向越南、菲律宾增设据点，以及加大对缅甸的轻工业投资。另一方面，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呈现出产品内垂直分工的模式。本文以产品内分工的理论测量方法，验证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产品内分工的特点和趋势；第四章引入聚类分析法，分析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对东盟国家按照国内经济增长指标、对外贸

^① Chen Y, Ishikawa J, Yu Z.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strategic outsourcing[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4, 63(2): 419-436.

^② 柯颖，黄思源 CAFTA 价值网下北部湾经济区产业升级研究[J]. 亚太研究，1992（04）：35-39.

易和直接投资指标进行聚类，并结合具体指标分析各国区位因素；第五章将中国与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进行比较，通过投资流量、区域分布和投资结合度，对中国和日本对东盟的直接投资进行比较分析，并提出中国加快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研究方法的创新。以往文献往往对于产业内分工有比较系统的量化研究，但涉及到产品内分工的测算较少，本文运用了产品内分工的理论测量方法，包括产业结构相似系数、产业内贸易指数、产品内垂直专业化方法（VS 和 VSS），并以泰国-柬埔寨汽车制造业为例，具体到 SITC 5 位数中间投入品和最终产品，验证了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出现的产品内垂直分工的新特征。另一方面，本文引入聚类分析法，对影响日本投资东盟的区位因素进行分析。以往文献对经济区位因素的分析，往往停留于定性分析，或者简单将新老东盟成员国分开，具有较明显的随意性。本文使用类平均系统聚类法和 K-均值动态聚类法，采用国内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与投资两大类共计 11 个指标，对东盟成员国按照经济区位进行量化分类，提供了较为准确的依据。

第二章 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历史与现状

2.1 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的阶段

自二战后日本对东盟实行“赔偿外交”以来，东盟成为日本重要的出口市场、能源与原材料供应地及投资地区。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起飞以来，在东盟地区的直接投资逐步增加，至今日本仍然是对东盟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20世纪50-60年代的“劳务赔偿”阶段；20世纪70年代的资源开发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以“雁行模式”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投资激增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撤资阶段和2000年以后的在波动中增长阶段。

二战后，在美国主导下，日本对东盟国家的赔偿由赔款转为劳务赔偿，主要以向东盟国家提供产品和劳务为支付形式进行。1954-1959年日本分别与菲律宾、印尼和缅甸签署赔款协议，以劳务赔偿的形式支付约6.59亿美元赔款，以及753亿美元5年至10年不等的长期贷款，这些赔偿和贷款的大部分资金用来购买日本的成套设备（如水泥设备、造纸设备）、基础物资（如钢材、水泥、电线）及建设机械（如汽车、火车、机床）。在“经济合作”的名义下，以实物投资的形式投给了与受偿国联合开办的企业，这为日本产品打入东盟市场以及日后对东盟国家的投资打下了基础。

20世纪70年代，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迅速增长，主要投资集中在资源开发领域。在1951年~1980年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累计额中，食品、纤维、化学、冶金等制造行业以及农林、水产、采矿等资源开发部门比重高达85%，^①这一时期，日本的直接投资恰好迎合了东盟向出口导向转变的需要。从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东盟主要国家先后开始从进口替代型向出口导向型转变，各国采取优惠条件引进外国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日元升值，尤其是1985年日本与美国签订《广

^① 日本大藏省《财政金融统计月报》

场协议》以后，为抵消日元升值对出口的不利影响，日本加大对东盟地区的直接投资，向泰国等国大量转移劳动密集型制造业，80年代末，扩展到汽车、电子等已经实现了技术标准化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从80年代后半期的财政年度（1986~1989年）看，日本在东盟的资源开发及相关产业比重下降至10.8%，其中农林、水产、采矿等资源开发部门只占2.5%。^①同时，东盟作为日本制造业基地的地位迅速上升。在自身产业升级以后，日本国内劳动密集型产品需要稳定的海外生产基地，另一方面，为与美、欧区域化经济集团抗衡，日本也需要有自己的经济势力范围，东盟由于在在地理、经济、历史、文化等多方面联系，成为日本推行其“雁行模式”的重点地区。80年代后期，日本直接投资的第三阶段对东盟的投资额超过了前两阶段的总和。

20世纪90年代末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日本在东盟地区制造业投资受到巨大冲击，日本在危机后将部分投资转向中国，导致在东盟的投资额大幅下降。1998年日本对新加坡、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的直接投资分别下降71.8%、18.4%、41.6%和55.1%。2000年，日本对东盟投资额仅为2.07亿美元，较危机前的1995年下降94.8%。^②

2000年以来，日本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在波动中增长，2011年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达657亿美元，是东盟最大的直接投资国，制造业仍然是日本投资东盟的主导产业。日本财务省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开始日本对东盟的制造业投资占比始终保持在37%~45%，2011年度日本对东盟制造业的投资占总投资额比重为39.7%。从行业上看，制造业投资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设备、电气机械等行业，这体现了日本对东盟国家制造业的投资深化和扩张，正从劳动密集型行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方向发展。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日本对新加坡、泰国、印尼和菲律宾的直接投资分别下降51.2%、22.7%、29.0%和32.5%。^③但是，在危机之后东盟国家经济恢复较快，日本在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迅速回暖，至2010年已基本消除危机的影响并呈现追加投资的态势。

2011年10月，泰国爆发洪灾使得在泰国的日资企业受到重创，损失达数十

^① 周小兵. 日本在东盟直接投资的转移[J]. 亚太研究, 1992 (04): 37

^② 日本财务省《国际收支状况》各期,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国别对外直接投资》2013年版

^③ 日本财务省《国际收支状况》各期,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国别对外直接投资》2013年版

Degree papers are in the “[Xiamen University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Database](#)”.

Fulltexts are available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If your library is a 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log on <http://etd.calis.edu.cn/> and submit requests online, or consult the interlibrary loan department in your library.
2. For users of non-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mail to etd@xmu.edu.cn for delivery details.